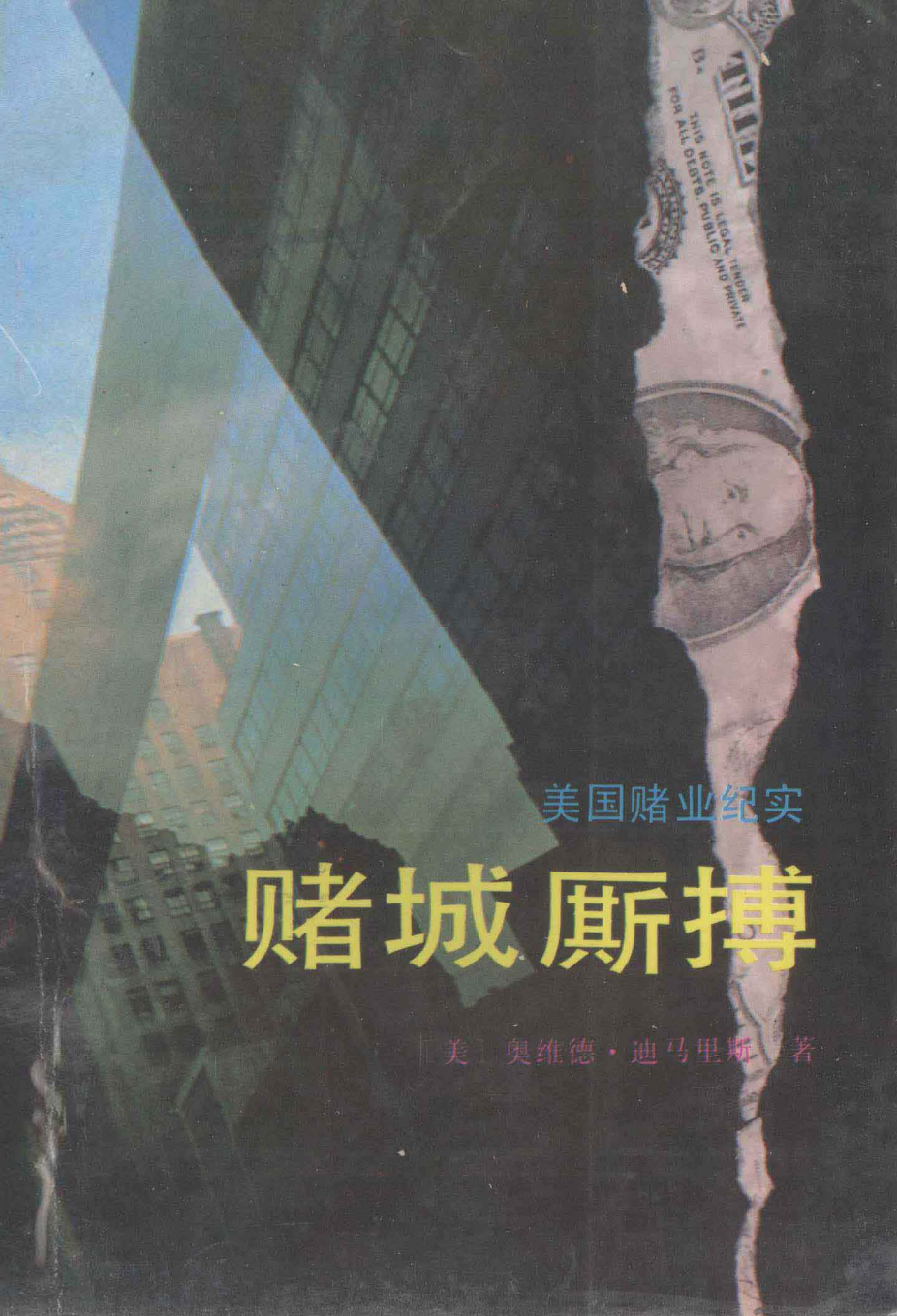




美国赌业纪实

赌城厮杀

〔美〕奥维德·迪马里斯 著

美国赌业纪实

赌城厮杀搏

[美] 奥维德·迪马里斯 著

顾铮 林路 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0年·福州

Ovid Demaris

The Boardwalk Jungle

本书根据美国 Bantam Books, INC. 1987 年版译出

赌城厮搏

美国赌业纪实

〔美〕奥维德·迪马里斯著

顾铮 林路 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 27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10.375 印张 226 千字

1991 年 4 月第 1 版

199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11-01481-4

I. 8 定价 3.65 元

译 者 小 语

对美国有些了解的人，也许都知道拉斯维加斯这个著名赌城。本书所介绍的大西洋城是当今美国唯一堪与拉斯维加斯匹敌的赌城。可以说，大西洋城是“后起之秀”，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挤塞在大西洋城滨海大道区的那些豪华赌场的重重内幕，如果没有迪马里斯，也许不会如此翔实、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该书原版本的书脊上印着“Non-Fiction”的字样，按字面意思，即所谓“非小说”。真实性是本书令人折服的一大特点。作者为了写作此书，对大西洋城各界做了深入采访，会见了涉及赌场的形形色色人物（有数百人之多）。在占有包括法庭证词、听证会记录、联邦调查局电话窃听录音等大量素材的基础上，写成了这个被称为“一个令人齿寒的罪恶如何征服一个城市的真实故事”。

掩卷之后，你会发现，作者并没有被淹没在素材之中，他“捧”出了一连串形象丰满、个性鲜明的人物。四五十年代美国少女钟情所在的大歌星、影星西纳特拉的专横拔扈，黑手党头子斯卡弗的凶狠残暴，市长马修斯的贪婪无耻，在作者的笔

下暴露无遗。作者的笔触及这个赌城的各个角落，勾勒出这个赌城以至整个美国赌业形成的历史和背景。迪马里斯并不满足于再现表象，他极力要探寻这种表象背后的实质，极力要向读者展现他称之为“罪恶之源”的东西。可以说，这是本书大获成功的原因。

不能说大西洋城即是美国的一个缩影，但此书对那些想更深入了解万花筒式的美国社会的读者来说肯定会有所帮助。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表现的是严肃、重大的主题。从这里会折射出一些东西来，从而在满足人们好奇心的同时，留下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原书有 31 章。由于有些章节进述的事件有着复杂的背景，可能不易在中国读者心中产生共鸣，因而我们对译稿作了删节。因为各章基本上都是独立成篇的，所以不会妨碍主题的体现，而且读来更为流畅。

顺便说一下，本书是迪马里斯的第 28 部著作。他的《拉斯维加斯内情》是一部有关该城的经典纪实作品，而《最后的黑手党》则是他最近颇为畅销的纪实作品。

1990 年 1 月

作 者 前 言

那还是在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我第一次来到拉斯维加斯，去亲眼看看人们都在那儿咆哮些什么。尽管在那条狭长地带上挤着 15 家赌场，在城里的“闪烁谷”区还有半打左右的下流场所，可拉斯维加斯依然只是个未开化的不毛之地。离狭长地带 90 多米的地方，到处都有响尾蛇在窜来窜去。

稍微开化些的是政客同暴徒们所作出的协议，当然，还有那些每年折腾 1000 万游客的诈钱机器。在我独自来到这儿的 12 年前，这两样东西就已在发挥作用了。那次访问和以后多次访问的结果便是我那本《拉斯维加斯内情》。

自新泽西州于 1977 年 6 月通过《赌场管理法》后，我时常为大西洋城的情况会怎样发展而担忧。到处都在说这个州通过了一项强硬的法规，用以保护赌业，以避免造成与内华达州相同的罪孽深重的状况。

然而，当内华达在 1931 年实行了赌博合法化后，老牛仔、探矿者、牧羊人和一群诡计多端的政客闻风而来，占山为王。当时，它还只是块处女地，大部分赌博只是在弹子房里进行。这种情况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 1949 年，伯格西·西格尔来此开设他的“难以置信”的弗兰明戈旅馆赌场，情况才大为改观。

新泽西可不是那样的处女地。在这个黑手党猖獗、政治极

度腐败的地方实行赌博合法化，等于将鸡笼扔进狐狸群。

我对大西洋城的第一次访问是在 1983 年的初秋。那时它已经是全美最热门的旅游胜地了。9 家赌场正在大做地产生意，年营业额已达 18 亿美元。两年后，旅馆赌场已增至 11 家，年营业额达到 22 亿美元。比起拉斯维加斯 60 多家登记注册公司的总盈利来，这数目还多了 5 亿美元。

因为起家于原始荒地之上，拉斯维加斯经几十年奋斗才变得绚丽多姿。而大西洋城的这个变化是即刻来临的。在滨海大道上踟蹰的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经验，那像是步入了另一个时代，在那里，奢华的赌场跻身于邈邈的快餐店和灯红酒绿的夜总会之间。

在经历了 30 年的衰败之后，怨声载道、陷于困境的市民们将这个死气沉沉的城市贫民区称为海边的南布朗克斯。离滨海大道仅一个街区的地方，你随便朝哪儿望一眼，都能看到毁于火灾的和用木板钉起来的店铺、住宅和堆满垃圾的停车场。此外，许多空地同样也长满杂草，堆足垃圾。这是一个老态龙钟、让频频大火烧得只剩一口气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里面都是些穷困潦倒的少数民族居民和年迈的、始终抱着无望的希望幸存者。

20 世纪基金会 1983 年的一项研究断定，没有什么办法能为这些老人和缺房者改善住房条件。研究报告说，“你看不到那些被挤出来的人们，赌场与外界隔绝……就振兴这个城市而言，它是一场灾难……来这个城市的游客只要穿出沿滨海大道搭起的那层薄薄的华而不实的装饰物，就会进入一片荒野”。

自 1978 年起，暴力犯罪成倍成倍地增长。距滨海大道仅一个街区的太平洋大道上，满眼都是妓女、男妓、扒手、毒品贩

卖者、汽车脱衣舞女和窃贼。高利贷者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而行凶抢劫者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案。每个人都在追逐大把大把的钞票，可它们最终却流向赌场的金库。当我问一个出租车驾驶员赌场为他带来些什么时，他生气地回答说，它把他的女儿变成了妓女，把他的儿子变成了扒手的同伙。

不动产的价值和财产税的确定税款金额直线上升，从而使大多数梦想分享赌场富源的小商人心生绝望。到 1985 年，这个城市的近 90% 的商人不见踪影，这儿的人口也从 45000 减少到 37000。那里只有一家超级市场，没有百货店。这个城市的唯一一家剧场在被烧掉之前一直放映 X 级电影。

贫民窟的房产主们无法赶走住户，于是就烧掉他们的建筑以收取保险金，他们想有朝一日将土地出售给开发者。这儿的赌场已拥有这座城市可开发土地的 25% 强。其中不少是通过复杂的交易获得的——调查者永远无法搞清楚这些交易的内幕。

大多数游客从不离开滨海大道一步。郊游车的导游告诫他们的游客别离开赌场，否则“那是危险的，这儿偷窃成风，是个是非之地”。当然，他们是对的。但在旅馆里也不安全，房间被闯窃，客人遭袭击，钱包和皮夹子被掏，停在地下车库里的汽车也会遭到掠劫。

游客要顺利达那儿也得碰碰运气。行驶在大西洋城高速公路上的客车和轿车常常遭到扔石块和瓶子的无赖们的伏击，这些伏击者就住在公路附近的贫民窟里。

至于从赌迷那儿榨取钱财的生意，那倒并没有什么新花招，还是赌博的那一套：合法的偷窃。特别不幸的是，大西洋城的情况并不如内华达州那么美妙，美钞洪流不是来自高利贷获得者，甚至也不是来自想在几天假日中在赌台上丢掉一笔

钱的中产阶级。在大西洋城，美钞来自于穷人和中下层的老年市民，他们都是些输不起钱的人，其中一些人都要靠拐杖和轮椅才能来此转悠。

对大部分游客来说，真正的区别在于：到内华达参加赌博得长途跋涉，而大西洋城就在身边。他们可以在 60 英里远的费城、100 英里远的纽约和纽瓦克——一个在 300 英里之内居住着 600 万人的地区——的街道拐角处搭乘郊游车，来这儿赌上几小时，丢下他们手边为数不多的钞票，然后满脸沮丧地回家，但又抱着赚回更多钞票的念头，在家里搜寻下次再来的赌注。与此同时，他们将吃得更少，或者以某种方式更将就地过活，为的是弥补他们在赌场上的损失，并为下一次“旅行”积攒足够的资本。

赌场的收入多半来自吃角子老虎机，老年人很喜欢这玩意儿，参加者纯粹为赌博而来。来大西洋城的游客平均一年往返 23 次——也就是说约每两星期就有 1200 多万游客乘坐近 4 万辆郊游车涌进城里。

赌博是一种梦幻游戏，它与住房不平等的严酷现实恰成对比。除此之外，还有另一方面——看不见的一面——这一面涉及贪婪、政治上的腐败、有组织犯罪以及凶杀。

那也是这故事的一部分，这故事的结果便是这本《赌城厮杀搏》。

目 次

译者小语

作者前言

引子	滨海大道区的正午	(1)
1	过去的繁华时光	(14)
2	老板来了	(22)
3	尼基治下的大西洋城	(26)
4	弗雷登基	(34)
5	新泽西州的敲诈行业	(42)
6	大西洋城的调查风波	(49)
7	“无法收买的人”	(55)
8	对选民的勾引	(60)
9	赶快动手	(69)
10	布鲁诺和他的朋友们	(76)
11	州长的帮手	(86)
12	来自内华达州的男人	(93)
13	从天堂岛到滨海人行大道	(105)
14	酷爱谋杀的人	(132)
15	掮客们的故事	(155)

16	教父之死	(172)
17	家族火并	(180)
18	小人物是大头领	(197)
19	市长和黑手党暴徒们	(213)
20	频繁的暗杀	(237)
21	豪华的赌场和贫困的市民、	(251)
22	徒有其表的滨海大道	(271)
23	罪恶之源	(297)

引 子

滨海大道区的正午

1977年6月2日，星期四上午，天空浓云密布。滨海大道区各处，许许多多的人正在翩翩起舞，而更多的人则是和着杰里·维久乐队演奏的爵士乐节拍，在一个劲地拍手跺脚。在他们上空，一只红色热气球正嘶嘶作响，它那大得出奇的体积，顿使下面的一切黯然失色。这只气球属大冒险公司。沿着它的侧面看去，鲜艳的桔黄色和绿色像一个个水滴。

“大西洋城，祝你好运！”在气球坐舱里的人用电喇叭高叫着。下面的人轰然大笑，向它频频挥手致意。

空中飞扬着州长候选人的竞选广告。今天离初选还有5天，这些人并不是为了这事欢闹。

滨海大道区的冷落已有不少时日。镇上大多数的跑马场、商场、货摊以及商店已关闭很久了。因此，这儿可供游乐的场所所剩无几，钢铁码头也已多年不用。三四十年前，这儿所有的大型伴舞乐队都有自己的舞厅可供演奏，冲着这儿的摇摆舞音乐，人们从数百英里外赶来跳舞。因为这儿有拍岸浪花和广阔的海滩，因为款款而行于用木板铺成的海滨大道和码头令人兴奋，因为人们可坐在柳条摇椅上仰望星空，所以这儿吸引了无数游客。百万富翁和好莱坞名人下榻于这儿的豪华旅

馆，在这些第一流的旅馆中，胜地皇后旅馆被吹嘘为全美游乐场所的尤物。

但好景不长，当初的朝气、活力、兴奋和朴实一去不复返了。随着火车票价的不跌和廉价喷气机旅游的兴起，人们开始奔向更具异国情调的地方。这个旅游胜地在 50 年代中期开始衰落了。

到 70 年代初期，这个城镇已到了萎靡不振的地步。出现了大片大片的贫民窟，大部分的商业设施撤走了，留在这里的都是些无处可去的老人和孩子，而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则早已抛弃这个烂摊子远走他乡。

因此，今天这样的景象真是奇迹了。《大西洋城报》的记者们在欢欣鼓舞的人群里钻来钻去，忙不列迭地为后世记下这个光耀的时刻。“这是集圣诞、新年和国庆于一身的大庆典。”“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这就是工作。”“这就是一切。”“我们的复兴。”“当高楼拔地而起，财源滚滚而来时，我就觉得幸福。我祝它兴旺，兴旺，再兴旺。”“毕生难遇的乐事。”“这个城市应有尽有：海洋、海滩，现在还有赌博。”“拉斯维加斯城不会提供海洋，它们所有的都是破烂货。”

丑角们蹦来跳去。人们互相抛掷彩色纸屑。一些人兴高采烈地放掉了手中的气球，气球腾空而去时，他们还挥手相送。许多纪念章上这么写着，“请你相信：大西洋城爱你”。

从今天早上 6 时起，拉塞尔·柯比就忙开了。他时时关心着这次盛典的所有细节。他知道如果稍有差错，便会断送这次盛典。这时他正手持文件夹，边走边翻里边的文件，向座落在乔治亚路和太平洋大道交汇处的会议中心西大厅匆匆走去，那儿集结着即将出发的乐队。

来自三个中学管乐队的孩子们正在调试乐器，乐队的女

队长们对着神情严肃的演奏员挥舞着指挥棒。柯比把乐队总监们叫了过去，翻开文件夹与他们交谈起来。

他说，“好，听着。我们再仔细检查一遍。”接着开始宣读演奏安排，“A·C 乐队将等在滨海大道区中心，面朝南排在阿肯色路上，汤姆斯河乐队沿着滨海大道区铁路排开，朝西等在密苏里路的东边，而在哥伦比亚路的德特福乐队则沿着滨海大道区铁路朝西排列。”

“听着，这是为欢迎车队所作的安排。伯恩州长一行从阿肯色路进入滨海大道区。A·C 乐队高奏名曲为车队引路。然后我到你这儿来。从阿肯色路到密苏里路，乐队一路演奏而来，汤姆斯河乐队将在密苏里路迎候车队，进入宣传车和 A·C 乐队之间。德特福乐队将在哥伦比亚路与之会合。”

柯比稍微停了停，抬头问道：“现在清楚了吗？好，从密西西比路到会议中心入口，A·C 乐队一路演奏而去。其他乐队则在密西西比路的北边掌握好时间，A·C 乐队演奏完毕后，就加快脚步赶到指挥台左边，在那儿原地休息。汤姆斯河乐队在从密西西比路到会议中心中央的一路上演奏乐曲，这时德特福乐队在密西西比路掌握时间。当汤姆斯河乐队演奏完毕，就加快脚步赶到指挥台的右边。接下来轮到德特福乐队了，从密西西比路到会议中心中央的路上，你们一路演奏乐曲，在曲子结束时，你们赶到指挥台的左边。”

柯比凝视着这三个人问道：“还有什么问题吗？到了庆典结束时，所有乐队都退到西大厅集合。”他合上文件夹，忽然又想起了什么，马上又说：“顺便说一下，如果老天作梗，我还有一个应急计划，到那时我们再说。”

他匆匆离开，忙着解决下一个问题去了。这是柯比第一次作为州长大人的先遣人员。他今年 34 岁，担任来自海洋县的

州参议员约翰·卢梭的立法助手,在这次州长竞选期间,他受命跟随州长,为了使今天庆典上的一切完美无缺,他已经为之操劳了几个星期。可是谁会想到一个简单的庆典会这么复杂?

令柯比头痛的第一个问题与市长约瑟夫·朗扎罗有关,虽然朗扎罗与伯恩州长在政治主张上各执一端,但他却一再坚持要在庆典上介绍布雷登·伯恩州长。市长是大西洋县共和党集团的核心人物,而州长却来自纽瓦克民主党核心集团。他们俩人早有成见,伯恩根本不相信朗扎罗会以最合情理的观点描述自己,尤其是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出现险情时。同样,伯恩也不会相信来自大西洋县的州参议员约瑟夫·麦肯。麦肯虽是伯恩的民主党伙伴,但他目前正经受着来自州众议员斯蒂芬·帕斯基的有力挑战,而帕斯基是州长大人的密友。

伯恩希望由帕斯基介绍自己。柯比的工作就是务必使州长顺心如意。可是朗扎罗固执己见。他认为自己是市长,今天又是他的城市的大喜日子,由他来介绍州长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对任何贵宾他都是这么做的。市长与州长的一些朋友反复磋商,吵吵嚷嚷了半天,毫无结果。柯比也与朗扎罗碰过头,同样不得要领。柯比直率地告诉州长,他撑着“这个蠢驴的屁股”到处奔波已经厌烦死了。

庆典前一天,伯恩通过电话给朗扎罗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他遵从帕斯基的意见,否则他将在特伦顿的办公室签署解除他的职务的命令,朗扎罗被迫投降,柯比这才得以继续工作下去。

柯比今天最要紧的问题是对付伯恩在初选时的其他9个对手。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这儿,而他们的支持者也在这儿。这些支持者手拿气球、标语牌,胸佩徽章,穿着T恤衫,戴着稀奇古怪的帽子,背着塞满政治文件的背包,乱哄哄地挤成一

堆，取笑着州长。今天应该是他大出风头的日子，但是连太阳也拒不露面。

伯恩州长这时仍在普林斯顿窝着，他已经晚了半个小时，为了照料那7个从22岁到7岁的孩子，要他每天早晨准时出门决不是件容易的事。今天早晨也不例外，他匆匆走向停在车道上的豪华轿车时，仍不忘看上一眼莫文大厦，这幢历史遗物现在是他的官邸。

莫文大厦由理查德·斯托克顿建造，他是《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201年前斯托克顿跨出这道门，去签署那份历史性的文件。今天早上，伯恩也迈出了同样重要的一步。

他的秘书杰丽·英格里奇和心腹顾问杰夫·罗莱特已经等在豪华轿车中。伯恩满面笑容地在后座坐下。他们从这儿驱车前往春之谷乡村俱乐部，然后在那儿换乘直升飞机，用45分钟时间飞往大西洋城的贝特体育场。“如果老斯托克顿知道我今天要干的事，他会作何感想呢？”伯恩这么想着。

柯比在滨海大道区上急急走着，满腹心事。伯恩州长根本不可能被重新提名，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在对手的眼中早已构不成威胁。在1973年竞选时，伯恩并不支持州收入税法案，但后来他促成立法机构通过了该项法案，如今他正逐渐失去人心。他的竞选顾问试图把他从提案问题的尴尬处境中解救出来，他们把他描绘成一个讲原则的人，并不惧怕为维护信念而奋斗。他的口号是：“只要是对的，就勇敢地去做。”

种种迹象表明，州长手下的人似乎都想借在大西洋城举行的庆典捞一点资本，因为所有的传播媒介都到场了。柯比有许多事要操持，这是他第一次跟全州的政客们打交道，因此他感到责任重大是很自然的。

不过，布雷登·伯恩州长还是颇有市场的。从书面资料

看，他的经历非同寻常。1943年3月，19岁的伯恩从塞通学院退学加入空军。作为一名空军中尉，他在一支名叫“翼与祈祷者”的飞行中队里当飞行员。他的战区在欧洲，在那儿他荣获一枚飞行十字勋章和四枚飞行奖章。他在战后退役，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主修公共关系与国际事务。从普林斯顿毕业后，他又到哈佛法学院拿了个学位，随后他开始投身公共事务。他曾担任罗伯特·B·梅纳州长的行政秘书，也在纽瓦克代理过检察长一职，负责管理埃塞克斯县的检察官员，随后又一气干了9年的检察官工作，再接着当了两年总统的政府公用事业委员会专员，最后出任高等法院的法官。1973年春，他离开法院竞选州长，他的得票数之高是该州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因此引起的注意，使他有可能成为潜在的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

柯比钦慕伯恩的声望。但他也知道，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光看他的书面材料是远远不够的。伯恩人长得高高瘦瘦，有着一副带有贵族气质的面孔，黄中带红的头发正惹人注目地被越来越多的丝丝银发所代替。他与其说是一个待人和气、善于笼络人心、早为公众所轻信的拉选票老手，倒不如说是一个演技娴熟的扮演着州长角色的性格演员。

经过不断的磨炼，在公众眼中，伯恩已成为一个在政治上冷酷无情的人。这对他很不利，因为州里那帮政客们都是些老奸巨滑之徒。伯恩早期的公众形象拘谨而又害羞，因此得了个“不容易让人注意到”的评价。伯恩不仅在外表上酷似著名电影演员查尔顿·赫斯顿，而且在谈吐方面也同他一样，格外严肃和真诚——以致让人觉得很像赫斯顿扮演的摩西正在诵读《十诫》。

时间和工作的辛劳磨去了伯恩的一些棱角，不过很奇怪，他好像反而爱上了政治角逐。也许这种爱的程度不及他对妻